畲乡扶贫琐记

□伍岳

逶迤的南岭山脉静默绵延,粼粼的赤水溪河潺潺流淌,蜿蜒的盘山道路银龙旋舞,此地是江西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乡——南康赤土畲族乡,获得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乡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莲塘村位于赤土畲族乡西南部,当地村民们静静蛰伏于南岭山脉的皱褶里,守着一小方田土,与世无争。

沿康赤路,从圩镇一路向西,到旗山村地界时,分出一道向南的岔路,行不多远,就能到莲塘村。莲塘是个大村,地域宽阔。我们驱车前往莲塘村李道林家,远处有低飞的白鹭落向田埂,新雨初停,远山黛绿,雾气缭绕,犹如走进一幅水墨画中。村组名叫横岗组,散住着几十户人家,可大部分已经无人居。外出的人们,对于故乡的记忆,同老屋剥落的土墙一样,逐渐泛黄。

我们走进李道林家自建的红砖房,从一杯浓茶中打开了他的经历。他是横岗组组长,本人患鼻咽癌,妻子又患上了糖尿病。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患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下有在莲塘小学就读的女儿。2015年初,村里根据他家实际情况,经过程序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李道林命途多舛,和土地打了四十多年交道,和村里其他人一样,经历过旱涝、虫灾、风雪,所不同的是,他要在抵抗病魔的同时,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这个飘摇的家,他身病心不病,一种逆天改命的信念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终于,他迎来了精准扶贫的春潮,看到了希望——驻村工作队来了,第一书记、帮扶干部来了,扶贫政策在他家落地生根,发芽开花。2015年,他从设想到实践,通过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和免息贷款的5万元,迈出了脱贫致富的第一步,租赁他人土地,共种植蔬菜3亩多,养鸭1000多羽。白天放养,晚上入棚,付出的汗水有了回报,好的品质打开了销路,当年产业年收入达到了1万余元。第二年,村里给他患糖尿病的妻子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担任村保洁员,一家人顺利地脱了贫。脱贫不脱政策,到了2017年,李道林继续扩大种养规模,种有蔬菜4亩多,养鸭4000多羽,家庭产业年收入超过4万元。随着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他又申请农业专项奖补3万元,用于搭建钢架蔬菜大棚。之后,自家屋顶上安装了光伏发电,母亲办理了慢性病证,自己夫妻两人的病,有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住院费用通过“四道保障线”,报销比例达90%以上,还办理了农村低保……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

随后,我们来到他的养鸭场。李道林告诉我们,年前,他刚进了一批鸭苗,有2000多羽,花了五六万元,之前那一批,眼看到了出栏的时候,突然来了新冠肺炎疫情,正好是年关,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当时,各地餐厅关门,家家户户连门都不出,更不用提卖鸭子的事了,这么多鸭子,多养一天,光是饲料这一块的开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说到这里,他皱了皱眉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心中的痛。后来,疫情得到控制,乡领导带头来到他家,自掏腰包购买鸭子,政府还通过消费扶贫、微信宣传等方式,帮助养殖户解决销售问题,他这几个月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政府帮我渡过了难关,我心里暖啊,这不,前几天,我又进了一批鹅苗,有500羽,养在另一块地方,那是我自家的土地。”李道林笑着说道。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们,李道林不光高质量脱贫,还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典范。

我们从横岗组出来,夕阳的余晖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小溪河里的水声异常清脆。一路上,我在想,精准扶贫改变的何止是贫困户?雨后春笋般的产业基地,越来越整洁的农家院落,新设的村级养老食堂,普及开来的农家书屋,被太阳能路灯点亮的乡村,稳步壮大的村级集体经济,等等,无一不告诉我们,昔日的村庄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捡废品的老人

□李伟明

吴小丁注意到,小区周边,经常有一个捡废品的老人出没。

在城市,看到捡废品的人当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吴小丁见到的这个老人有点不一样。首先,他的穿着与普通的拾荒者大不相同。普通拾荒者穿得要么脏要么旧,一看就是干这一行的;而这个老人,却衣着干净整齐,若非亲眼见他在垃圾箱里翻东西,根本不相信这是个捡废品的人。其次,如果留意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个老人眉宇间气质不俗,一举一动都很儒雅,按理说,应该是个生活品位较高的人,完全没必要在这个年纪还出来捡废品。

老人戴着一双白色的塑料手套,一手持着一把小铁钳,一手拎着一只编织袋。编织袋是农村常见的装饲料的那种,在一般人眼里其本身就是废品。老人基本上每天准时对路上的一个个垃圾箱“巡视”几趟,见到瓶瓶罐罐、纸壳箱、废纸什么的,便不紧不慢地挑拣出来,有条不紊地放进编织袋里。因为东西放得有序,所以,他的编织袋,容量便比一般的拾荒者大多了。吴小丁也见过一些专职收废品的,往往把收到的东西往袋子里或小车上胡乱一塞,表面上看装得满满的,其实并没装下多少。这个老人做事如此细致,显然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老人不仅捡人们扔在路上和垃圾箱里的废品,还会管一管路边遗落的各类垃圾。行人随手抛弃的果皮,或者工程车上洒落的泥块之类,只要落入他的视线,他都会用小铁钳把它们一一就近送进垃圾箱。这一幕被吴小丁看在眼里,心里便不禁对他升起一股敬意。

老人也会走进居民小区,对摆放在各个角落的垃圾筒逐一检视。小区的门卫,一般是不会随便放陌生人进入的。但这个老人显然和门卫混得挺熟了,只要他到了小区门口,和值班门卫打个招呼,门卫们便笑脸相迎,给他开门。

有一天晚上,吴小丁闲着没事,在值班室和门卫吴师傅聊天,突然想起这个捡废品的老人,便问吴师傅,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吴师傅说,具体是什么人他也不清楚,只知道这个老人经常会来这里捡捡废品,来得多了,大家也就混得熟了。再说,这人待人处事很不错,所以大伙都愿意给他提供方便。

吴小丁开玩笑说,他肯定不是一般的拾荒者那么简单,如果拾荒者都有他这种素质,咱们这社会早就不知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只怕是个什么隐侠呢?

吴师傅接话说道,说起来还真是奇怪,他经常给值班师傅带个保暖手套、茶叶、纸巾什么的小物品,东西虽然不是很值钱,但让人觉得挺暖心的。尤其是,只要听说哪个师傅家里有点小困难,缺了个什么小物件,他就想办法弄过来了。怪就怪在这里,现在废品价格便宜得要命,就算他每天捡上几包,能卖几个钱?这样给大伙送这送那的,这点辛苦费不是全送完了?

吴师傅这番话,更加激起了吴小丁对这个老人的好奇心。他想,哪天找到合适的机会,不妨当面向这位“隐侠”请教一二。

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这个休息日,吴小丁下楼时,正好遇到老人在小区处理一堆硬纸壳。吴小丁走上前去,和他打了招呼。

老人热情地回应他。看样子,他很习惯和陌生人打交道。

寒暄之后,慢慢把话题打开了。吴小丁这才知道,原来,老人坚持捡废品已经有上十年了,而且是有原因的。

老人曾经是市里的环保局局长。在他任上,曾经为了配合地方招商引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低环评标准,让许多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进来了。在那个年代,环境保护远不像现在这般受到重视,对地方政府来说,各项经济指标才是最重要的,杀鸡取卵的事司空见惯,而且谁也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可是,后来,那些问题就慢慢突显出来了。一度,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一座座青山被某些厂矿修理得光秃秃,乡村水土流失触目惊心,搬迁污染企业的费用远远超过它产生的所谓经济效益……当然,这个时候,老人已经退休了。

老人没了繁杂的公务,有的是时间关注新闻,出于职业习惯,对各种和环保有关的报道尤其留意。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他。特别是有一次,市郊一家工业企业超标超量排污,导致沿江几个村庄的居民集体中毒,更是让他心下不安。他反思自己在任上的一些做法,觉得当年身为环保局局长,并没有从应有的高度认识环保事业,尽管没人说要问他的责,但他还是感到愧疚不已。于是,为了弥补当年工作上的失误,他要求家人把环境保护当作大事,哪怕是不干相关的工作,也要从自身小事做起,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尽最大的努力为地球减负。到后来,他更把这些理念向身边的人推广,希望大家一起认识到这个问题。

老人又觉得,光说不行,保护环境更需要体现到具体行动上来。起初,他只是在自己家里把所有能二次利用的东西都反复利用,把能回收的物品都留下来交给废品收购站。后来,他想到自己反正退休后有的是时间,便干脆主动出击,在周边捡起废品来,尽量让这些被当作垃圾处理的东西继续发挥作用。至于卖废品所得的几个钱,他自己分文不取,全用来买点小物品,送给低收入群体。

吴小丁听他说了这些,感动之余,突然想到自己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经常有浪费纸张、塑料袋什么的行为,给社会制造了不少垃圾。他想,从现在开始,也该强化一下环保意识了,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做起;也许,过几年退休之后,还可以考虑加入老人这个队伍?

文情偶遇

□李伯勇

初冬的一天,我到新开办的上犹第五小学办事,跨进设有电子栅栏的宏大校门,我竟有找不着北的感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小学时,县城只有一所完小——上犹城区小学,进入21世纪,县城有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有一小、二小、三小、四小,现在又有3000学生的五小,中小学生集中于县城的趋势在延续,县城急剧扩容,面积和人口急增,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登办公室三楼,工作人员问我什么事,我的事与财务有关,他指指楼下。我进二楼总务室,根据办公桌的小牌牌,知道总务主任姓方。第一次谋面,我自报家门,拿出票据。方先生四十来岁,他即向在外地学习的校长通了信息,确认,并找杯子为我沏了一杯绿茶。

我坐着,办公室于我清晰起来。这时我发现方先生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一本我著的《父兮生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本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有些惊奇,就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的惊奇主要是,一个学校总务主任竟然喜欢读文学厚书,并带在身边。方先生大概也没想到这样的时候此书作者来到面前,他请我在书上签名。我和他更融洽了。我说这本书写了多位赣南的父亲,我写了我的父亲,写了上犹的历史,此书厚,阅读得有耐心。他说,这本书是纪实,不像小说,仔细读,父辈生活确是这样的。我坦言,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人,有很多真实的素材,就是生活纪实,但人名是虚构的。

我与方先生是两代人,从年龄看他当然是流年历史的传承者,不过据我所知,许多像他年龄段的人对我书中写的那段历史十分陌生,因为新时代社会形态、社会生活跟改革开放前完全不一样了,曾经的面貌在巨大的变化中退到了历史深处,好像生活从来就是眼前的模样,因而许多年轻读者认为我的小说基于想象。但实际上,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的产物,这位方先生能够理解《父兮生我》,就是对这个时代现实的一种理解、传承。从方先生名字显示的姓氏和辈分,我知道他是上犹县蓝田乡(已并入社溪镇)的严湖方氏后裔。严湖方氏是到上犹最早的先民之一,有成熟的农耕文化。近些年上犹县兴起传统诗词写作,我以为,严湖的百岁老人方绪缵先生的格律诗词,尤具思想艺术意境的。

于是我又同方先生聊起前些年上犹方氏的续修族谱,他点头说有印象。方先生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些小孩不读纸质书,读手机上的文章,都是快餐式阅读,过后都忘记了。我向来主张年轻人要读纸质书,对开发思维、加深记忆有好处,网络阅读效果不理想,眼睛搞坏,颈椎搞坏,对信息的接受似乎迅捷、充盈,其实如入“遗忘之川”,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我想,人们何不凭借阅读纸质,把生活节奏慢下来,让心灵和精神有根生长?

老马

□廖安生

老马是乡文化站的一名普通干部,他多才多艺,作词谱曲,吹拉弹唱,样样能行。

老马为人忠厚,行事低调。乡文化站其实就老马一人,站长历年来都是由乡里的宣传干事兼任,与老马搭档工作过的文化站长已不下十人,每个站长都直夸老马人好,工作负责任。

早年,乡里一年轻同事结婚,在街上最好的那家喜盈门酒店摆酒席,老马如邀而至,在大厅一角落坐下。坐了不久,新郎的大哥看到老马年长,也许是敬重他的才华,硬要将他拖进包厢,解释说:“下午县委组织部领导到乡里来了,晚上乡书记、乡长都来不了了!”盛情难却,老马被拉进包厢。看到已在包厢就座的几个乡党政班子成员,老马很不自在。可就在开席前几分钟,新郎走进包厢,告知组织部的领导会与书记、乡长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那神色显得很兴奋、很激动。

老马明理,主动撤出包厢,在大厅转了一圈才找到一个被小孩腾出的座位。从此,老马对包厢有一种恐惧感,到哪里喝酒都不愿踏进包厢,也从不愿坐上席,每逢开会也都谦恭地坐在后排,这样,他心里才感到踏实,从此,再没出现过坐不稳位子而挪位让位的尴尬情形。

虽然老马连文化站长都没当上,但他却有一个县政协委员的头衔。县里开政协会,会堂开大会,都安排了座次,老马只需对号入座。分组讨论都在小型圆桌会议室,老马心中也很快将座位划出“一环、二环、三环、四环”来,将自己摆到适当的位置。老马到过一次北京,他这是参照北京交通线路来定位的。

两年前,省有关部门来乡里挂点,带队的领导是一名姓徐的副处长。徐处长也好音乐,欣赏老马的艺术才华,在乡下待着寂寞,就常在老马房里泡,想学老马拉二胡。老马毫不保留,手把手教会了徐处长,二人还常一起合奏,配合得非常默契。

徐处长在乡里挂点两年,老马沾光不少,跟着一起吃过几次大餐,见识了县里好几位领导,年近50还被推上了后备干部。

徐处长挂点期满,乡里全体机关干部给他送行,徐处长握住老马的手,动情地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听了这话,老马擦了擦眼睛。

几天后,乡里开大会,老马照样坐在后面。书记见前面有空位,指着座位对老马说:“老马,到这前面来坐,又说是后备干部要提拔,怎么每次开会都坐在后面!”书记这么一说,让老马羞得面红耳赤。老马之后大病了一场。